

青春梦

〔美〕欧文·华莱士



青春梦

(原名 The Pigeon Project)

作者 [美] 欧文·华莱士

(IRVING WALLACE)

译者 方英义

方 彤

罗曼佳

张红兵

本书根据

THE PIGEON PROJECT

by Irving Wallace

Bantam Books Inc. 1980年版译出

青春梦

方英义等 译

责任编辑:左宗仰

封面设计:戴树铮

*

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湖南日报附属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32开 12.125印张 258千字 插图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5000册

ISBN 7-314-00317-3/I·26

定价:4.00元

目 录

一	(1)
二	(44)
三	(97)
四	(145)
五	(176)
六	(209)
七	(255)
八	(301)
九	(342)
十	(374)

他握着笔的手停在打开的日记本上，新的一页上标着八月十五日。他凝视着这只青筋暴露的苍老的手，惊奇地发现，它竟然稳稳地握着笔杆。他本应兴奋得浑身发抖，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在坐入浴盆时，看到盆中水往上升，从而发现浮力定律时，不是也欣喜若狂地跳出浴盆，赤身裸体地跑上锡拉丘兹大街，高叫“我找到了”吗？但是，和阿基米德不同，他是随时间一天天逝去，一直注视着这一发现渐渐来临的。开始，以怀疑的眼光，然后，疑云渐消，日见成效，最后，在十五分钟前，终于成功了，完全肯定，毫无疑义。

我找到了！

他那沉着有力的手，在日记本上挥笔疾书，写下这划时代的事件，也许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他写道：

我终于在高加索山中找到了庞西·德·列昂在比索尼土地上千方百计寻找的东西。经过在祖国的伦敦、我定居的纽约和远如秘鲁的维尔卡班姆巴以及巴基斯坦的罕萨等地十二年来的不断探索和实验，今天下午五点十五分，在苏联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地区苏呼米郊外的实验室中，我终于找到了它。对此我确信无疑。就象我找到

了钥匙，把它插入锁孔，扭动一下，通向长寿的大门随之而开。从今天起，我所研究出的命名为C—98的药方，将会把任何一个人的平均寿命从七十二岁延长到一百五十岁。这也许是人类迈向长生不老的第一步。就目前而言，这也够高寿了。把地球上的男女老幼的寿命都增加一倍以上，当然是科学史上一项最有意义、最为人们渴望，甚至最伟大的发现。

事后的思考：我为刚刚发生的事情所震惊。我几乎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欢乐。不能再考虑这个问题了。当然应当稍微庆祝一下，我要让毕西里把我为这一天的到来而珍藏已久的香槟酒拿出来。我将告诉列昂尼德这一喜讯，叫他一道为此干杯。下月，我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老年医学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这一发现。

现在，他的手颤抖起来，便放下笔。

尽管，他年已七十四岁，双膝患有轻微的关节炎，但仍精力充沛，轻快地站起来，离开了椅子。他感到热血沸腾，前所未有的振奋。

“列昂尼德”，他突然在起居室大叫一声，“我找到了！”

※

※

※

戴维·麦克唐纳教授深深地坐在棕色的沙发里，醉眼惺忪地拿着酒杯，想尽力看清坐在咖啡桌对面的列昂尼德。

从他年青时离开牛津大学去伦敦的那天晚上起，半个世纪以来，他从未这样喝醉过。如此头晕目眩，真是惬意。让以前满脑袋的成千上万的想法，统统随着香槟的薄雾蒸发掉罢。

“列昂尼德，”他向他的实验助手说道。

“嗯，教授。”

麦克唐纳眯着眼，终于看清了列昂尼德。他也拿着酒杯，全神贯注地等着教授发话。教授慈爱地看着他的助手。这位三十二岁的苏联犹太人，前额突出，眉毛丛深，长着一张敏感的嘴。他是黑海之滨苏联遥远的这个角落里教授能够信赖和随便相处的少数几个苏联人之一。六年前，麦克唐纳应邀到塞辅老年医学研究所讲演后，要求准许他留在阿布哈兹共和国进行研究工作。因为他得知，那里的五十万人口中就有一千个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他被获准留下。他也同其他老年医学家一样，同意让苏联和全世界所有国家一道，分享其研究成果。麦克唐纳到了阿布哈兹的首府苏呼米，在这座拥有十万人口的恬静幽雅的海港城市留下来，在郊外租下一幢大房子，将其一半改为实验室。第一周，他参观了苏呼米老年医学研究所，在那里发现了列昂尼德，很喜欢他。征得同意，雇用了他。不久以后，在一位政府官员坚持下，给他派来一名管家，名字叫华西里。他是格鲁吉亚人，年近三十，身材高大，沉默寡言，面部毫无表情，活象埃及木乃伊的脸。华西里也和列昂尼德一样，讲英语。但是列昂尼德是麦克唐纳自己挑选的，而华西里是由当局派来的，所以从一开始，麦克唐纳就不信任华西里。

“什么事，教授？”他又听到列昂尼德在问。

他好不容易才想起，他要列昂尼德做什么。“香槟，列昂尼德。还有吗？”

列昂尼德站起来，从桌上拿起酒瓶。“再来一巡，是足有余。”

列昂尼德把麦克唐纳伸出的空酒杯斟得满满的。麦克唐纳眯眼光紧随酒瓶落在桌上。“马姆公司，”他说道，“好香

槟。”

“非常好。”列昂尼德说。

麦克唐纳一边呷着香槟，一边醉眼朦胧地看着表上的时间。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他们已聚在一起，为成功而痛饮，庆贺了足足两个小时。他努力把先前的事回忆一遍。他在实验室中用动物做实验。四年前第一批注射了C-98的白鼠和豚鼠在今天下午死去。白鼠的平均寿命不到两年，而豚鼠的寿命是两年。这两种动物注射了他的药物之后，都成倍地延长了寿命。甚至那些关在特别的笼子中，通过人工传染上各种癌症和心脏病等致命病症的动物，打过针后，活的时间也两倍于正常寿命。在每个病例中，癌症缓和，心脏病减轻，其它疾病也得到控制，健康状况良好。新的试验，终于肯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把同样的药物注射到人的身上，目前可望活到七十至七十二岁的人类，排除意外事故，必将活到一百五十岁。

在他把这一重要发现写入日记之前，这尚未完全使他浸入兴奋中，只是在写完之后，他才激动得浑身哆嗦。于是他叫来列昂尼德，向他道出这一喜讯。他要在全人类向他祝贺之前，举行一个小小的活动，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他到厨房里去，叫华西里把他从巴黎买来的大瓶香槟打开，这是他为庆祝这个长期以来被科学家们认为毫无希望的成功而准备的。他一直相信，在他有生之年，这一成功的日子定会到来。他一旦弄清了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包含在每个细胞中，认识到人的死亡是老年基因所决定，便立即投身于遗传工程的研究。他试图创造能够移入人体取代老年基因的合成人体基因。他在阿布哈兹这个处于黑海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

地方，通过研究本地一百岁至一百三十五岁的居民的饮食，发现了这个秘密。为完成他命名为C—98的实验，他把高加索的饮用水中所含的独特成分进行分解，于四年前把这些成分加入到他的配方中，然后满怀希望地观察、等待。今天希望实现了。通过各种各样的配方，不断的实验和失败，这一次成功了。他终于发现了青春之泉。

在全世界知道，并普天同庆之前，得举行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他从华西里手头拿过香槟酒时，见他那呆滞的脸上挂着疑问的神色。他既没有回答这未出口的问题，也没有解释庆祝的原因。不能向华西里说什么。他并没有忘记，华西里是指派给他的，而不是他自己挑选的。

麦克唐纳回到起居室，让列昂尼德打开酒瓶。

列昂尼德向他祝酒，为所有活着的人能继续活很长时间的好运祝贺。两人共同畅饮干杯。他本只打算喝一杯，最多两杯。但是，现在酒瓶差不多空了。在畅饮之中，麦克唐纳一直含糊不清，慢吞吞地谈着他的试验，也许他一生中从未对任何人谈过如此多的话。一贯对教授尊崇备至的列昂尼德，此时更是如饥似渴，倾耳恭听。

麦克唐纳向列昂尼德吐露过许多事情，但最关键的秘密，却未告诉他。他从未和这位助手或其他任何人讨论过他的各种配方。只许列昂尼德知道实验的结果，但不让他知道达到这结果的步骤。麦克唐纳甚至没有把这些取得成效的配方写在纸上，而只是把它记在脑子中。只有下周，在巴黎国际老年医学大会上，当他宣布了这一惊人的结果而使全世界为之兴奋激动之后，再向全人类公布他的配方的全部内容。人类将开始一场生命热而不是淘金热——地球上所有的人都

要为延长自己的寿命而涌入这一热潮。

随着下午和傍晚的过去，麦克斯纳回忆起他早年的经历，回忆起在他母亲晚年时，他对老年病学的兴趣，回忆起他母亲去世后，他决定专门研究老年医学的事。

“这两种学科是非常不同的，”他毫无必要地向列昂尼德解释道，“老年病学是研究老年人的疾病的，老年医学是研究如何防止衰老的。”

他埋头于老年医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已经五十年了。最近几年里，他只离开过高加索山中的这座实验室三次，而最后一次也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他对阿布哈兹人的健康和长寿满怀欣赏羡慕之情，他们靠双手在土地上劳作谋生，家家都有葡萄园。他们日常饮料是红葡萄酒和葡萄伏特加，吃的是山羊奶酪、加香料的玉米馅饼，加水的全脂牛奶和两英尺长的面包。他们以近亲家族为单位，平静安宁地生活，毫无紧张之感。他们语言中没有“退休”和“老人”之词。在这个小小的地方，百岁老人的长者竟是全美国长寿人总数的五倍。

通过对他们的研究，他发现了这个配方，这是他们献给普天之下人民的一份厚礼。

“我谈得太多，”他突然说。当他喝下最后一口香槟后，看到书橱玻璃上映出他的身影。平常，他是不注意看自己的，就一位七十四岁的人而言，他健康状况仍然良好。在短短稀疏的白发下，他那圆圆的脸庞依然相当光润，一副系着绳子的眼镜架在他的狮子鼻的鼻梁上，显得十分可笑。他那短而浓密的胡须，高贵雍容。他身高五英尺九吋，体重只有一百五十八磅，腹部扁平，身体挺直。但是，现在书橱镜

子中映出的他，显然是一个工作过度的牺牲品，他的蓝色的双眼，松弛下垂，浊泪模糊，胡髭半干半湿，歪斜杂乱。领结也歪在一旁。

他转身向着列昂尼德。“我们需要一周时间作准备，不过下周就可带着我们的秘密去巴黎。我要带你一同去，列昂尼德。”

列昂尼德沮丧地摇了摇头。“您忘了吗？教授，我是一个犹太人，他们不会让我去的。”

麦克唐纳微皱嘴唇。“你忘了，列昂尼德，我是人类新的救世主。他们一切都会依我的。”

“但愿如此，教授。”

“好，下周去巴黎。”他放下酒杯，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但是，现在，睡觉去。我得打个盹，抛开这一切，睡个好觉。告诉华西里，我不吃晚饭了。待会儿我自己搞份三明治吃。”

他向卧室走过去时，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人类伟大的一天，朋友。”

“衷心祝贺您，教授。”

“为我们全体祝贺。”

他走到卧室前，推开门，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他过去在《原子科学家通讯》上读到的一段话，当时就使他生气，“也许目前对人类最大的威胁并非核武器，而是延缓老年进程的可能性。”

这话令他好生恼怒。

他太疲倦了，没法细想它，没法去推敲它的含意。赠给人类一份可以延长寿命的礼物，这是上佳美品，还有什么能

当它相比呢？

现在，只管睡觉。

他脱下雏雏巴巴的哗叽上衣，倒在狭窄的沙发床上，舒展肢体，抛开奇迹与荣誉带来的烦恼，闭上眼睛，停止了思索。

※

※

※

有人拍着他的肩膀，把他从梦中惊醒。他梦见他在天地之间的某一处超然世外的地方，跪在一座宽大的金色宝座前，上面坐着爱因斯坦、巴斯卡、牛顿，一只无形的手给他戴上了一顶珠光璀璨的桂冠，突然，桂冠从头上滑下，翻滚到空中。他跳起来，想把它抓回来。正当这时，他觉得肩膀被东西压住了，梦境烟消云散，他醒了过来，睁开眼。

压在他肩上的手，摇晃着他，耳边响起一阵低低的耳语声：“教授，醒醒，请醒醒！”

他睁开沉重的眼皮，看清楚列昂尼德俯着身子，嘴唇几乎贴着他的耳朵。

他正要张嘴说话，列昂尼德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口。

“不要说话。”列昂尼德在他耳边说，“我不想让他听到您的声音。您完全醒了吗？”

麦克唐纳点点头。

“那么，听着，”列昂尼德把捂着他口的手拿开。“华西里把事情告诉了你们，他嗅出你有了重要的发现，将此事报告了克格勃。”

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麦克唐纳不仅完全清醒了，而且立刻警觉起来。

“从一开始我就怀疑华西里是安插在此的一名密探，”

列昂尼德接着说，“记得吗？我曾提醒您小心谨慎，他一定对我们的庆祝产生怀疑了。当您回卧室去后，我到实验室去时，他一定到起居室里去找到了您的日记，看到您刚写在上面有关您发现的C—98的记载。我偶然进入厨房，听到他在他房间里打电话。我走近他的房门偷听，他在向奥德萨的克格勃总部通话。接话的人名叫鲍里斯·凯德洛夫，我想他是那里克格勃的头儿。他报告了您的发现。很明显，凯德洛夫在电话中问现在您在何处，华西里说，您在酣然大睡。然后，凯德洛夫告诉他，他们马上就来。华西里说等着他们，在他们到来之前，一直监视着您。我马上溜出了厨房，到此把您叫醒。”

“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想从我身上捞到什么？”

“您的发现。他们想独占它。”

“不！”麦克唐纳惊恐地说道。“不，绝不行！”

“如果您按我告诉您的去做，他们就不可能得到它。”

列昂尼德说。“我已为您安排好逃走的方法。”他瞄了一眼他的手表。“我们得赶快行动。我查询了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苏呼米机场。今天晚上还有三次班机。两班内航，一班飞国外。出国的一架班机是图——154专机，送一文化代表团去意大利的威尼斯，去会见新近选举上台的意大利共产党同志。要是你的证件都齐全，机上还有空位。”

“我的证件齐备。因科研旅行需要，我有一份特别签证，可以自由来去。”

“四十五分钟后，飞机就要起飞。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麦克唐纳从床上起来，手足无措，六神无主地站了一会

儿。

“我的那些东西”，他说着，向门口走去。

列昂尼德抓住他的手臂，“请不要去了——”

“我的日记，动物实验图表，还有——”

“您用不着它们了，”列昂尼德十分着急地对他说。

“您的脑子就是您需要的一切。不能冒险，以防被人看到。要是华西里嗅出你要离开，他就会用枪把您看押起来。退一步讲，他或许会通知机场，不让您上飞机。相信我，教授。”

麦克唐纳点点头。他拿起上衣，穿上。

“您的旅行签证在这间屋子里吗？”

麦克唐纳点点头。他到那深棕色的写字台前打开最上一个抽屉，找出护照、旅游通行特许证和两本旅行支票。

列昂尼德站在他身旁。“我把后窗打开，先出去。窗户不高，离地面很近，我扶您下去。车停在果园对面，正好在公路旁。华西里绝不会知道，他会以为您仍在熟睡。”

麦克唐纳在窗前停下。“列昂尼德，你怎么办？”

“别担心，我自有办法。我会编造一套应付他们的话来。重要的是在他们到来之前，让您离开此地。很快，今天晚上，您就会到达威尼斯，获得自由。明天，您就可达到巴黎。然后，您的发现，就属于全世界了。”

麦克唐纳凄凉地笑了一下。“我年青时，常向上帝祷告，但愿他记住你。”

“来，”列昂尼德说道。他慢慢地打开窗户，没有弄出一点声响。“一秒钟也不能耽搁了。”

※

※

※

三小时后，门铃响起来。华西里去把前门打得开开，侧身让进五个人。

其中有一个身体健壮、穿着制服的中等个头的人，他没戴帽子，黑发平头，两眼紧靠，鼻子肥大，嘴唇粗厚，与蒙古人的形象相差无几。显然，他是这伙人的头儿。他扫视了一下起居室，眼光停在华西里身上。

“你就是华西里？”

“是的。”华西里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哈了一下腰。

“干得好。我是鲍里斯·凯德洛夫少校，我带来了我们苏呼米老年医学研究所的两名第一流科学家，格利高里·卡彼亭和呼拉基米尔·彼德罗夫斯基，以确认这究竟是一项真正的发现还是某种骗术。和我们一道的是两位克格勃工作人员，雅各达和希沃尼克，那教授正在睡觉吗？”

“是的，先生。”华西里指指卧室门。

“很好，不要浪费时间了。在我们唤醒麦克唐纳教授与他见面前，先查证下他的发现是否真实。除了你的怀疑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证明教授已经找到了延长生命的秘密？”

“他的私人日记，少校。我在电话上已谈到过——”

“对，他的日记。”

“现在仍打开着今天下午记上的那一页，摆在桌上。”华西里说。

凯德洛夫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还有更多的东西吗？——任何其它的证据？”

华西里指着起居室就餐处外面的走廊说：“那边是他的实验室，里面有供试验用的动物，有白鼠和豚鼠。列昂尼德

保管实验记录——”

“列昂尼德？”凯德洛夫敏感地问，“列昂尼德是谁？”

“他的实验助手，一个年轻的犹太人。”

“他在这里吗？”

“在，先生。”

“现在哪里？”

“也许在他房间里。他的房间离我的房间很近，过厨房就是。”他抬手指指，“那边。”

凯德洛夫少校立即向他的部下说道：“雅各达、希沃尼克，找到他。”在他们奔向厨房时，凯德洛夫转身对其他人说：“卡彼亭博士，我想你会英语，看看教授的日记。告诉我你的想法。你，彼德罗夫斯基先生，华西里将带你到实验室去，看看是否有些有关证据。”

凯德洛夫少校站在那里，看看卡彼亭到书桌前拿起日记来，又看看彼德罗夫斯基跟着华西里到走廊去。然后，他盯着麦克唐纳的卧室门，默然不动地呆了一会儿。三、四分钟后，他开始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等待消息。

卡彼亭博士打断了他的踱步。这位科学家举着麦克唐纳的日记本，小心翼翼地说：“在这里，教授宣称他找到了它。他写得非常清楚。”他打开日记本，找出这一段落，大声读道，“今天下午五点十五分……从今天起，我的配方C—98将把地球上任何一个人的平均寿命从七十二岁延长到一百五十岁。”

“真的可能吗？”凯德洛夫少校不胜惊异地问。

卡彼亭皱着眉头说：“我不知道。虽然在这个领域中已经

取得巨大的进展，但是甚至最乐观的设想，也不能奢望获得延长人类寿命四、五十年的发现。”他拍了拍日记本。“当然，这有可能是一位老年人的幻想或纯粹荒诞的胡言乱语，把希望和想象当成现实，过早地得出结论。”他迟疑一下，

“不过，我们对麦克唐纳教授的工作也略有所知。虽然我只是在他多次访问我们研究所时与他有过接触，但是，我读过他的文章，他在国际上有着很高的声望，在这门学科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但是，这……”他合上日记本，若有所思的摩挲着封面。“要下定论还不可能，我们还得掌握更多的情况。”

“我们已有更多的东西了，”有人插话道。讲话的是彼德罗夫斯基博士，他拿着一个附有一张图表的硬板走来。华西里紧跟在他后面。“这些关于麦克唐纳的动物实验的详细记录，可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注射了他的那种他称之为C—98配方药物的一组动物，比通常同种动物的寿命延长了一倍。我确信，麦克唐纳教授取得了某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也许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对人类所起的影响及其意义，几乎无法估量。”

“我对人类不感兴趣。”凯德洛夫少校断然说道。“我只对苏联的幸福，对我们敬爱的祖国感兴趣。”

“当然、当然。”卡彼亭连声附和。

“所以，现在，我们要面对现实。”凯德洛夫少校又盯了盯卧室门。“是向麦克唐纳教授祝贺的时候了。”

当他们三人走向卧室门时，华西里飞快趋身于前，扭动门上的球形手柄，迅速把门敞开，退靠门旁，让上司们从面前走过。